

解讀馮大宗死亡之謎

方賢齊

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警察在淡水河下游，撈起了一具男屍，查驗之下，赫然是馮大宗先生！不像是失足溺死，倒像是有意自溺，家裡失蹤了兩天，不告而出走，只留下大門的鑰匙。究竟為何厭世，在朋友們心中，始終是一個謎！

馮大宗兄，在抗戰中，畢業於平越唐山交大，專攻礦冶，來台後，成為能源專家、學者，能源行政的主持人。半世紀來，對台灣的礦冶、能源，其貢獻無人可比！曾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的礦研所所長，能資所的創辦人，工研院協理、顧問。在行政方面，又始終是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的實際主持人，由能源政策到能源節約，使台灣渡過了幾次能源危機！在工研院裡，兼致力於礦產開發，土地勘測，衛星測量技術...等等，他一生學問功業，足以自傲，了無遺憾，他為什麼會厭世呢？

馮學長的為人，律己極嚴，處事極慎，有公無私，廉明勤儉，可算是「大時代」中（引朱秀娟著書名），一位標準公務員，畢生盡瘁國事，退休之後，正準備出國享受晚年清福，有什麼理由，在出國前夕，使他忽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呢？

記得一九七八年，我由電信總局退休，接掌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後，才與馮兄論交，當時就深佩他做事認真，做人嚴肅，是位技術管理的人才。我當時很想請他擔任我的主要助手，並有培植他接棒的意思。他也頗願幫助我。但我提出一個條件，便是要他辭去其他所有兼職（經濟部的），全心投入工研院。不知是否

尊重其他長官的意願，他始終不能答應我這個條件，所以這是一件值得遺憾的事。在他來說，也可說有些失算。

退休的生活，對於終身奉獻於事業的上班族，本來就很難適應。像大宗這樣勤奮的人，更容易會有點失落感。我們這些退了休的朋友，應該時常聚談，交換一些經驗才好，可惜我們沒有這樣做，而大宗又是相當拘謹內向，所以更不常見面，這也是值得遺憾的另一點。近一兩年來，祇記得有幾次交談，茲將所記得的點滴寫在下面，也許對「解讀」他當時的心情，有些幫助：

（一）大宗體格，一向健壯，高爾夫打得很出色，記得有一天缺水，他親自開車到我家借水，幾大桶水，由他自己拎回家再上三樓，其體力可見一斑。但退休之後，卻為攝護腺腫大(前列腺)所困擾，因為我也有同病，所以他常打電話來請教，我勸他儘可能不必開刀，聽說他後來還是動了手術，而且效果還不錯。但是一般前列腺手術術後多半會有些後遺症，是否會帶給他一些困擾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（二）有一次他約了我到辦公室長談，主要是談兩件事，一件是埋怨工研院成立時院部對礦研所的不公平，第二件是他發表於中央日報的一篇論國事的文章。前者乃陳年舊帳，不值一提。後者則憂國憂民，語重心長，可見他是愛國心切，十分焦慮。現實的環境可能使他心灰意冷。

（三）他曾告訴我在一次能源委員會的紀念會上，發表過一篇演講，滿腹牢騷，對某位

長官，尤感不滿。後來他曾把這篇講詞送給我看。照我的分析，可能有幾個因素：

甲、大宗是礦冶專家，來台後，對於開發深層煤礦，有極大的貢獻。煤是當時唯一的能源，電力、火車、家用、都靠煤。後來煤的來源漸斷，礦災迭出，大家談煤色變。大宗未能盡展所長，不免鬱卒，此乃時空錯置之過。

乙、能源危機發生，當局成立能委會，擬訂能源政策，大都出自大宗的擘畫。可惜到了立法院時，未能照案通過，打了很大的折扣，以至於效果不彰。這種大事功，必須大魄力，持續不斷，久之方能見效。遇到一些淺見的政客，賊去關門，亡羊補牢，危機一鬆，大家歡歡喜喜，什麼都忘了，怎不讓有志者灰心。

丙、能源法規定設有研發基金，由中油台電每年撥款累積，專供長期研發能源節約開發等技術，如太陽能源，風力發電等等，原辦法是逐年累積基金，數目愈來愈大，才能大規模達成研發目標，而當時立法諸公，都反過來說：「你去年花掉多少經費，今年只能補充多少」。如此永遠只能做小兒科，豈可望其大成。

丁、能委會的經費來源，全靠中油台電兩大事業，因此管理能源的人，反過來要看出錢的朋友(被管制者)的臉色。能委會只好處處委屈求全，尤其「基金」的運用，未設獨立的監督單位，很容易受會、審、單位的牽制，更要遭受「專家學者」的批評，主其事者，自有無奈之感！

結論：以上所說，大都是大宗兄向我發牢騷時所提到的，如今看來，卻是官場常事，有

責無權，有志難伸，付之一笑可也。可惜大宗任事當時，正值「大有為」時代，化了無限精神，只落得「績效不彰」。在一般人看，退出是非圈，也就算了，偏偏大宗兄，退休後還念念不忘，難怪深以為憾，而無法釋懷，竟釀成悲劇，痛哉！



方賢齊學長(後排右三)的親人
自美洲及大陸返台團圓，
張俊彥教授(後排右四)特別前來致意，
攝於國家毫微米實驗室一樓